



名 · 家 · 推 · 荐 · 世 · 界 · 名 · 著

秘密花园



[美] 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◎著 汤韬◎编译



儿童文学名家
曹文轩 安武林
大力推荐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名 · 家 · 推 · 荐 · 世 · 界 · 名 · 著

秘密花园

[美] 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 著 汤韬 译

*The World Classic
Recommended Literature*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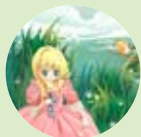
秘密花园 / (美) 伯内特著; 汤韬编译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4.2

(名家推荐世界名著)

ISBN 978-7-5385-7916-1

I. ①秘… II. ①伯… ②汤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72609号



名家推荐世界名著

秘密花园

作 者 [美] 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 著
编 译 汤 韬
出 版 人 刘 刚
策 划 师晓晖
责任编辑 于 潇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 150千字
印 张 14
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邮 编: 130021
电 话 总编办: 0431-85644803
发行科: 0431-85640624
网 址 <http://www.bfes.cn>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5-7916-1 定价: 15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431-85644803

❖ Introduction ❖

原著者简介

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是19世纪末美国最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。伯内特1849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，1865年全家移民至美国。她自幼家境贫寒，18岁即开始靠写作补贴家用。杰出的才华使她创作出了诸多红极一时的畅销作品，成为当时最富有的作家之一。她的作品以儿童文学领域获得的成就最为突出，其中包括我们自幼耳熟能详的《小少爷方特罗伊》（发表于1886年）以及曾由秀兰·邓波儿主演过的《小公主》（发表于1905年）。

伯内特自幼喜爱园艺，花园是她经常写作的地方。1909年，正是她位于纽约长岛家中的花园启发了灵感，让她创作出了一生中成就最高的作品——《秘密花园》。故事讲述了失去双亲的英国小女孩玛丽，在收养她的姑父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荒芜已久的神秘花园，并由此引发出一连串曲折而奇妙的故事。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，让自私暴躁的玛丽变成了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，和农家小子迪克恩一起，帮助庄园里病弱孤僻的科林少爷恢复了健康和自信。最终，孩子们收获了珍贵的友谊，也使花园和它的主人们都重获新生。

在美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一本书能像《秘密花园》这样长久地畅销不衰，在几乎任何一套西方儿童文学的经典书目里，都可以看到它的名字。这部作品不但打破了雅俗之间的欣赏界限，也是公认的一部没有年龄代沟的作品，近百年来不断再版，并且多次被改编成电影、话剧，甚至被英语国家当作教材。除了作者精彩的构思与文笔，大约这也证明了一个事实——大自然与美好的心灵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不曾丢弃的珍重。



心灵的花园

每个人心灵都有一个秘密的花园，这个花园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，都会拥有的。这个花园里开着什么花，只有主人才能够知道。什么人能够进入花园，那只有天知道。但我相信很多人都进去过，英国的爱丽丝、美国的波丽安娜、加拿大的安妮，等等，她们都曾进去过，而且还都是女孩子。

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的《秘密花园》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儿童小说经典，也是一本畅销书。曾被拍成电视剧、电影、动画片等。世界经典的儿童文学差不多都是这样的。而我们从阅读中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妙的现象，那就是英美的儿童文学经典，都非常善于继承本国文学的传统。在《秘密花园》的作品中，我们可以读到《简·爱》的影子、内斯比特的影子、爱丽丝的影子、波丽安娜的影子。这一部分经典，都有深刻的内涵。

《秘密花园》差不多是疗伤的童话，具有巨大的心理学价值。这些形形色色的人，心灵上都曾受过打击或者伤害，他们的性格怪异，有时候还封闭，在我们常人眼里有点不可思议，不可理喻。但是，在他们的心灵中，都存在着一个秘密花园。像这样的小说和童话，有一大批，所以读起来觉得格外有味道。它们虽然是写给儿童看的，但是许多体验和理念却是成人的。所以，内蕴丰富。

这部作品的人物性格刻画得非常成功，作者的文笔细致委婉。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处美妙的风景，也可称之为“诗意的灵魂的栖息地”。

安武林

目录

Contents

〔第一章〕

在印度时的玛丽小姐 / 7

〔第二章〕

倔强的玛丽 / 12

〔第三章〕

跨过旷野 / 19

〔第四章〕

玛莎 / 23

〔第五章〕

走廊里的哭声 / 39

〔第六章〕

曾经有过的哭泣 / 45

〔第七章〕

去花园的钥匙 / 51

〔第八章〕

领路的知更鸟 / 56

〔第九章〕

任何人住过的最古怪的房子 / 63

〔第十章〕

迪克恩 / 72

〔第十一章〕

米舍原画眉鸟的窝 / 81

〔第十二章〕

“我可以要一点泥土吗？” / 88

〔第十三章〕

“我是科林” / 97

〔第十四章〕

小王爷 / 110





〔第十五章〕
筑巢 / 120

〔第十六章〕
“我不会！”玛丽说 / 130

〔第十七章〕
发脾气 / 137

〔第十八章〕
“你决不能浪费时间” / 143

〔第十九章〕
“它来了！” / 148

〔第二十章〕
“我会活到永远的永远的永远！” / 159

〔第二十一章〕
本·维斯特夫 / 166

〔第二十二章〕
太阳下山时 / 175

〔第二十三章〕
魔法 / 180

〔第二十四章〕
“让他们笑吧” / 191

〔第二十五章〕
卷帘 / 201

〔第二十六章〕
“是妈妈！” / 206

〔第二十七章〕
在花园里 / 214

第一章

在印度时的玛丽小姐


玛丽·伦纳科斯在印度出生，从小体弱多病，长着一张阴郁沉闷的脸，身体干巴巴的，黄头发稀稀疏疏，杂乱零落，看上去很不讨人喜欢。她的父亲曾是英国政府驻印度的一名官员，他自己也常常身体不好，加上工作很忙，无法顾及她。母亲倒是个大美人，只是整天忙着打扮自己和流连于不同的社交活动，从来不关心自己的女儿，她的生活除了贪图享受就是寻欢作乐。

玛丽一生下来就被交给一个叫卡米拉的印度保姆，卡米拉总是把她带到远远的地方，以免她的哭闹声影响女主人的情绪。在她是个嗷嗷啼哭的婴儿时，她的父亲和母亲没有陪过她；在她是个牙牙学语的幼儿时，她的父亲和母亲仍然没有陪过她。在她的身边，只有卡米拉和其他印度仆人呆板、木讷又顺从的黑脸。

没有父亲的谆谆教导，没有母亲的细心呵护，她变成一个自私蛮横、脾气非常暴躁的小女孩。他们给她请过一个年轻的英国家庭教师，才三个月，就辞职不干了。又陆续请过几个家庭教师，一个比一个更短，他们都讨厌她，也不耐烦教她。玛丽没有玩具，没有伙伴，要不是她自己喜欢念书，恐怕连一个字母都不认识。

大约在她九岁这一年，一天早晨，天气异常闷热，她闷闷不乐地醒来，然后发现站在床边的不是她的保姆卡米拉，而是一个陌生女人。大概是新来的仆人，她看着陌生女人那木头木脑的样子，就更不高兴了。“你是谁？你在我房间做什么？”她生气地对陌生女人吼，“我要卡米拉，你滚，滚出我的房间，快叫卡米拉过来。”

女仆很惊慌，她没办法招架这个被宠坏的孩子。她结结巴巴地告



诉玛丽，卡米拉不能过来。玛丽怒火中烧，跳下床对她又打又踢。她更惊慌了，只会反复说卡米拉真的没办法再来照顾玛丽小姐。

那天早晨的气氛诡异而神秘，到处都显得和平时不一样。几个土著仆人不见了，剩下的仆人们个个面如死灰，人心惶惶。他们不做家事，不停地交头接耳，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慌张，好像即将大祸临头。

没人告诉她为什么，她也不愿意去问别人，遗憾的是卡米拉始终没有过来。屋子里的人逐渐都消失了，只剩下她一个人，没人注意到这个小女孩。她无处可去，和往常一样，慢慢走到花园里，在走廊旁边的一棵树下自己和自己玩。她玩起了造花坛的游戏，用土做了许多小小的土堆，心里却越想越生气，觉得卡米拉背叛了自己，自言自语地嘟哝着等她回来时一定要狠狠骂她一顿。


“猪，笨猪，蠢猪养的，我一定要揍她一顿，这个没规矩的土著。”她又气愤又伤心，所以用印度土著侮辱性最大的话语来骂卡米拉。

她蹲在那里，边骂边把一朵朵深红色的木槿花插进一个个小土堆里。然后她看到母亲和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一起来到走廊上，他们站在一起低声交谈，靠得很近，声音紧张而奇怪。他们没发现玛丽，她是那么瘦小，实在太不显眼了。玛丽认识这个年轻人，听说是个年轻军官，刚刚从英国来。小女孩盯着他看，带着微怒，凭什么他能靠母亲这么近，不过更多的时候她在盯着自己的母亲看。

能看见母亲的机会实在不多，她仰慕母亲，她称呼母亲为女主人。女主人是那么美丽，她近乎陶醉地盯着母亲。头发像卷曲的丝缎，柔软干净，明亮有神的眼睛仿佛在笑，小巧玲珑的鼻子倨傲而挺直。母亲所有的衣服都缀满了花边，飘逸轻软，而这个早晨，那些花边比平时的更夸张，它们好像会说话一般贴在年轻军官的身上，哀求着，缠绵着。

“这么糟糕吗？噢，真的吗？难道所有的传言都是真的吗？”玛丽听见母亲说。

“是的，糟透了，”年轻人声音颤抖地回答，“只怕比传言更糟，伦纳科斯太太，你两个星期之前就该到山上去。”



女主人双手紧紧绞在一起，脸色苍白，那双平时充满笑意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担忧和绝望。

“哦，我知道我错了，”她喊着，“我是为了那愚蠢的、该死的宴会，我真是个十足的笨蛋！”就在这时，一声尖叫从仆人宿舍传来，接着是啼哭声，花园里空旷而寂静，那一个声音尤其显得刺耳，她抓住年轻人的手臂，像溺在大海里时抓住浮木，她在发抖，不可抑止地，从头抖到脚。哭声渐渐变大，悲伤的气氛像灰色的天气一样，笼罩了整个花园，整个屋子。

“那是什么声音？那是什么？”伦纳科斯特太太看着年轻军官，有些语无伦次，她当然明白那是什么声音。“应该是一个仆人死了，”年轻军官说，“你没有告诉我灾难已经蔓延到仆人那里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女主人哭喊着，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害怕，“跟我来，快，跟我来！”她跌跌撞撞跑进房子里，任裙边拖在地上。

玛丽后来才明白那个早晨发生的一切怪事，虽然在听卡米拉讲故事时提到过这两个字，但她那时并不明白确切的意思。

是的，霍乱来了，人们谈及色变的霍乱。在霍乱面前，每个人都像蚊虫一样脆弱。短短一天，已经有三个仆人丧命，卡米拉是第四个，刚才仆人宿舍里的号哭就是因为她死了。剩余的仆人都惊恐地逃走了，到处都是恐惧，到处都是哭喊声，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。

房子里一片狼藉，被遗弃的衣裙、手套，漂亮的高跟鞋，华丽的沙发上被踩上凌乱的鞋印，丝绒的窗帘被扯掉半幅。

玛丽躲在她的幼儿房里，对她来说，这里才是安全的。没有人想起她，没有人想要她，奇怪的事情继续发生着，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没人注意她，她也刻意地忽略别人。

她躺在床上哭哭睡睡，四处传来紧凑的、急促的脚步声，以及刺鼻的消毒水味，大家在生病，她想。到处都是空荡荡的，她觉得应该吃些东西，走进饭厅，桌子上的饭只吃了一半，有几只汤匙掉在地上，椅子推倒在地，盘子和碟子乱糟糟地叠在一块，好像原本正在吃





饭的人，因为突然有事发生而无法继续。

她只能去厨房找些水果和饼干充饥，又觉得很渴，她喝了杯松子酒，因为找不到水。味道不怎么样，她皱皱眉头，太甜了，她从没喝过酒，醉意让她想睡觉。

玛丽再次回到幼儿室，把自己关起来，仆人宿舍那声嘶力竭的喊声让她害怕，她把那些害怕和恐慌全部关在门外，独自爬到自己的小床上，一会儿就沉沉地睡着了。这对她来说是好事，哭声、喊声、急促的脚步声、进进出出抬东西的声音，这些让她害怕的声音在外面持续了很久，但隔了一道门，隔了一重梦，与她像是两个世界。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当她醒来时，各种奇怪的声音都消失了，房子里寂静得让人毛骨悚然。这种寂静是属于黑夜的，而现在是白天，一切都透露出不寻常。是不是大家的病都好了，日子又能恢复到以前那样？可是卡米拉死了，她在心里猜测，以后谁会来照顾她呢？她对死亡的认识还不太深，她没有被关心过，所以也不懂得如何关心别人。

这场霍乱给玛丽最大的感触就是麻烦，恐惧是有的，但并不多。更多的是觉得生气和可耻，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。好像没人记得她，至少目前是如此。玛丽躺了很久，她相信等大家都好起来，一定会有人想到她，然后找到她。但是她等了很久，都没等到人，房子有一种死气沉沉的安静。

然后她听到地毯上的响声，她趴在床沿上，看到有条小蛇经过，小蛇在发觉有人注视它时，也朝她投去一瞥。它的眼睛幽静而漆黑，和女主人戴在脖子上的宝石一样。因为不知道它的可怕，所以她没有觉得害怕。她反而觉得它好像很紧张，似乎迫不及待想溜出房间，玛丽看着它从门缝溜了出去，它会去哪里？去找蛇妈妈吗？

差不多在同一时间，她听见过道里响起穿着皮靴的脚步声，然后到了走廊上。有些人进了房子，低声地交谈，是男人的声音。

玛丽连忙从床上坐起来，仔细听着外面的声音，没有仆人去接待他们，也没有主人跟他们讲话，他们好像打开门，一个个房间里检查着什么。



“一所空房子。”她听见一个声音说，“那么一个美人啊！可惜，我猜那个孩子也……我听说有个孩子，是个女孩，不过从来没人见过她。”

几分钟之后，幼儿房的门被他们打开，玛丽正不知所措地站着。她看上去局促不已，皱着眉头，饥饿让她更加面黄肌瘦。先进来的男人是个高级军官，她曾多次看到过他和她父亲谈话。他看上去疲惫而焦虑，可是当他看到她的时候，竟吃惊得往后退了几步。

“贝尼尔，快过来！”他惊叫起来，“这儿有个小孩儿，就她一个人，天可怜见，这个地方就她一个人，她是谁？”

“我是玛丽·伦纳科斯。”小女孩冷静地说，站直身体，头昂起来。她觉得这个男人很粗鲁无礼，居然把她父亲豪华的房子称为“这个地方”。

“当仆人们染上霍乱时，我不得不在幼儿房睡觉，怎么还没有人来？他们还没好吗？”

“她就是那个没人见过的孩子，她竟被遗忘了。”那个男人没有回答玛丽的话，转头对他的同伴说。

“什么叫被遗忘？”玛丽恼火地问，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“为什么还没有人来伺候我？”

叫贝尼尔的年轻人一脸悲伤地看着她，像在看一只可怜的小动物，眼睛里似乎有泪水。“可怜的孩子，可怜的孩子！”他说，“没有人能来，一个也没剩下。”

突如其来地，玛丽被告知她同时失去了父亲和母亲，他们在夜里发病死去，被抬走时她还在睡梦中。她没有哭，因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，她似乎也并没有想过父亲和母亲，她不明白失去父母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
没有染上霍乱的印度仆人早就慌乱地逃离了这座房子，谁还想起有个玛丽小姐留在这里？所以房子才那么安静，好像只有她和那条窸窣窸窣的小蛇是活着的。



第二章

倔强的玛丽

母亲很美丽，那么的美丽，像一幅无可挑剔的画，玛丽从小就喜欢看母亲，远远地看着。想念她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不会有人去想念一个陌生人，即使那人是母亲。她们相处的时间太少，而玛丽也太小，对她来说，母亲就是一个名词，仅此而已。

当然，要是在她懂事的时候才被孤立，那么，她会觉得不安，会觉得痛苦，但她从小就这样一个人待着，已经非常习惯。她要的，不过是有个像卡米拉之类的保姆来伺候她，来照顾她，至于心灵上的安慰，她不明白这些。她担心的问题是，还能不能跟之前那样生活，身边的仆人都顺从着她，不敢违抗她的命令。

当亲人都在那场霍乱中死去后，她被寄养在一个英国牧师家，牧师家很穷，破旧的小房子里挤满了人，他们有五个年龄相仿的小孩，这些小孩邋遢、无礼，整天吵架打架，抢食物抢小玩意，玛丽不敢想象这样的生活，她不想留下来，也知道不会留下来。而在那些孩子看来，玛丽是个极其难相处的孩子，她骄傲而暴躁，他们不愿意跟她玩，还给她起了个绰号，让她非常生气。

绰号是波兹尔给她取的，他是个蓝眼睛的小男孩，非常没有教养，鼻子尖尖的，玛丽很憎厌他，事实上她对牧师一家人都很厌恶，区别在于厌恶的程度不一样而已。

她一人在树下玩造花坛的游戏，和以前在家里一样，自得其乐。波兹尔走过来，站在一边看她玩，堆土堆，还有一条通往花园的小径。波兹尔觉得非常有趣，问：“为什么不用石头堆一座假山？”他在旁边指手画脚，“在中间的位置放些小石头。”

“滚开，滚远点，我不喜欢男生。”玛丽插着小腰，站起来冲他喊。波兹尔感到很愤怒，居然受了这个小不点的污辱，一定要想办法捉弄她，他的妹妹也经常是他捉弄的对象。他围着玛丽边跳边扮鬼脸，然后唱起小曲来，小曲是他根据一个催眠曲改编的。

玛丽小姐，非常倔强，
你的花园，不怎么样，
银色风铃，鸟蛤蚂蟥。
金盏花儿，排成一行。

他精力旺盛无比，一直在旁边唱，其他孩子也听到了，都跟着起哄。玛丽越是生气，他们就越是高兴地唱：“玛丽小姐，非常倔强。”从此，他们只要看到她，就称她为“玛丽小姐非常倔强”。

“听说你要被送回家去，就在这个周末，我们都很高兴，倔强的玛丽小姐。”波兹尔幸灾乐祸地说。

“谢谢，我和你一样高兴，可家在哪里？”玛丽仰起脸。

“你这个笨蛋，居然不知道家在哪里。”波兹尔嘲笑她，“当然是英国，我的祖母在那里，还有去年被送回去的梅波尔，我的姐姐。但你不是去你奶奶家，因为笨蛋是没有奶奶的。你是去你姑父那儿，他叫阿奇博尔德·克莱温。”

“我压根儿没听说过他。”玛丽翻翻白眼。

“我就知道你不认识，”波兹尔得意扬扬，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，“女生都是笨蛋。我听到爸爸妈妈谈论过他，他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，又旧又荒凉。他没有一个朋友，脾气坏得离谱，而且是个吓人的驼子。人们都怕他，没人敢接近他。”

“你撒谎，我不相信你。”玛丽说，她不想再听下去，转过身不去理他，用手捂着耳朵。

可是她一个人的时候想了很多，也许波兹尔说的是真的呢。那天晚上科劳夫太太就告诉她，几天后送她乘船回英国，去米舍司维特庄园，也就是驼背姑父那里。她看上去非常冷漠，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，夫妻俩都拿她没办法。





“她的资质太平庸，乏味而无趣，长得也不漂亮，没一点儿像她母亲，”科劳夫太太摇摇头，可惜地说，“她母亲是那么一个人见人爱的可人儿，优雅的风度，得体的举止。但她却一点儿都不像她母亲，也难怪孩子们叫她‘玛丽小姐非常倔强’，真是太贴切了。”

“如果她从小由她母亲管教，言传身教，玛丽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，说不定也是个人见人爱的小美人儿，但很可惜，那个可怜的美人儿已经离开了，听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有个女儿。”

“玛丽又丑又小，我想那个美人儿不愿意看到她。”科劳夫太太唠唠叨叨，“仆人们跑光了，她的贴身保姆又死了，谁会记得这个小东西。剩下她一人在那空房子里，迈克格路上校说他开门时，看到她一个人站在房间中央，差点没吓得魂飞魄散。”

玛丽长途航行回英国，途中由一个军官的妻子照料。漫长的路途中，军官的妻子恨不得整颗心都扑在自己孩子的身上。到了伦敦，看到来接玛丽的妇人，军官的妻子很乐意地把玛丽交给了她。

那妇人是莫德洛克太太，米舍司维特庄园的管家，是阿奇博尔德·克莱温派来的。她是个长得非常结实强壮的女人，由于长期劳动，脸色红润，锐利的眼睛看上去很强悍。她穿了一件浆洗得很硬的深紫长裙，外面罩着件镶了黑边的黑丝绒斗篷，带着黑帽，帽子上有紫色的花朵。

玛丽看得出莫德洛克太太并没把她放在心上。莫德洛克太太在意的是她的裙子，这大概是她最得体的一件裙子了，小心翼翼地不敢弄脏。当莫德洛克太太的头在晃动的时候，帽子上的那朵花也仿佛在探头探脑。玛丽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位太太，但这也没什么，很少有人能让她喜欢。“上帝啊，她可真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。”莫德洛克太太尖着嗓子说，“听说她母亲可是个大美人，这个小东西怎么没有继承到一丁点。”

“现在还太小了，她只是太消瘦，加上身体不好，脸色蜡黄，眼睛无神。”军官的妻子礼貌地说，“她的脸形其实很好看，要是常常笑的话，应该会更好看，小孩子变得快，长大了会变好看的。”



“那得起很大的变化才行。”莫德洛克太太粗鲁地回答，“况且米舍司维特并不适合小孩子居住，我可以实话告诉你。”

她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着，以为玛丽不在附近听不到，但她听得清清楚楚。玛丽对米舍司维特抱有幻想，并一直在猜测姑父是个什么样的人，驼背是什么样子的。

次日她们出发去约克郡，经过火车站走向列车车厢时，玛丽刻意和莫德洛克太太保持距离。因为玛丽不想让别人误会她是莫德洛克太太的小女儿，莫德洛克太太怎么能和美丽的母亲相比，她想到这点就很有气。莫德洛克太太那身黑衣服实在不能和母亲那些缀满花朵的裙子相比，脸蛋就更别说了，还有那举手投足流露出的鲁莽和拙劣。

但莫德洛克太太才不管玛丽想些什么，她是个有些横行独断的女人，可不会纵容小朋友的胡闹。何况，她本来就不想来伦敦，她妹妹玛丽亚的女儿要结婚了，需要她的帮忙，但阿奇博尔德·克莱温先生下了命令，她不得不过来。

“你必须去一次伦敦，接一个孩子。伦纳科斯上尉和他夫人得霍乱去世了，”克莱温先生冷淡地说，“伦纳科斯上尉是我妻子的弟弟，我是他们女儿的监护人。”因此，莫德洛克太太立刻收拾好行装赶到伦敦。玛丽端正地坐在列车车厢的角落里，车里都是人，拥挤嘈杂，她学着母亲以前的样子，把带着黑手套的手交叉着放在大腿上。

“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任性又难以捉摸的小孩子。”莫德洛克太太想。她见到的小孩都活泼没定性，小嘴叽叽喳喳，哪像玛丽这样呆呆地坐着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终于，莫德洛克太太忍不住了，开始说话，毕竟，旅途里也没别的事好做，不如说说话。

“为了避免你一无所知，我琢磨着我应该跟你说说你要去的地方，”她说，“你知道阿奇博尔德·克莱温先生吗？他是你的姑父，也是你的监护人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玛丽想，莫德洛克太太的声音可真难听，像公鸭叫。

“你的父母从来没提起过他？”

“是的，没有。”玛丽皱着眉。其实她父母从来没有和她谈过任

